宗明館文庫印

尤坂館蔵書

帝範序

御製 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頃謂公主曰餅躬聞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且不諱更無所言矣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孔穎達曰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々者諦也天蕩然无心忘於物我公平道達舉事審諦故也个若與天地合其德釋詁云範法也

余聞太德曰生太寶曰位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而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陶均庶類自兆克明克哲允文允武尚書咎繇曰都帝德

尤明館藏書

廣運乙聖乙神乙武乙文皇天聽命曆數在躬安可以盡握靈圖餘廣反鄭玄河圖有九篇也洛書有六篇也孔安國云河圖畫八卦出受洛書作洪範也吻臨神器他勞反貪也是以翠嬀薦唐堯之德龍魚河圖曰堯與群臣到翠嬀之渕大龜負圖授堯玄珪賜芰禹之功尚書詮曰禹受命玄圭既成天出玄圭以賜禹也丹烏呈祥尚書中候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書入豐上于昌之戶也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慶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蛇老嫗哭人間嫗曰其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漢啓重世之基由此而觀帝令赤帝子殺之也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詩大雅版曰上帝版版下民卒癉毛詩公曰叛也鄭玄曰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蕩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鄭玄曰蕩言法度廢壞之貌也海內分崩論語曰邦分崩離析孔安國曰分欲去曰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周易屯卦云君子以經綸正義曰君子法此屯象有為之時經綸軌靈虵而定王業取漢高帝靳虵以寄明也啓金鏡而握天樞蓋讖論曰秦失金鏡清明之道也星經曰北斗七星是七政樞機陽之元本

九州帝國大學

也魁四星爲旋機杓三星爲玉衡故斗八人君之象主號令也魁第一星爲天樞爲天星至陽德天子之象也

然猶五岳含氣三光戢曜狂狼尚梗何杏反鄭玄云謂梗御未至梗病也容直也方言云九草木刺人者爲梗食骨留咽中曰鯁也

風塵未寧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靜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胡慢反左傳云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衣甲也親當矢石夕對臭麗之陳左傳桓五年云爲臭麗之陳先偏後伍伍兵旅縫杜預云司馬法車戰廿五乘爲偏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兵偏隙而旅縫闕漏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也朝臨鶴翼之圍陳名出八陳圖

敵無大而必摧兵何堅而不砕剪長鯨謂殘賊也而清四海掃欃槍妖星也而廓八紘淮南子曰八紘九野之形○註千里曰紘也顏延之纂要云九州之外有八地々々外有八紘々々外有千里

既而羕慶天潢後光反漢書天文志天有五潢潢中有三柱柱不真兵起

濫登璇極尚書孔安國注云璇者璇機也王者正天文之器也極者孔極也

襲重光之永業周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下四方王弼云明照相繼不絕曠正義云離爲日日爲明積兩明乃作於離若明不續繼則不得文爲照臨也

繼寶籙之隆基君位也事籙帝王之圖讖

戰

戰兢兢恐懼也戒慎也若臨深御朽尚書曰凜乎若朽索馭六馬上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也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燭恭反取也慈愛義方春秋隱三年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也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詩大雅之板曰懷德作寧宗子維城注云懷和也德元行酷虐以安國以是為宗子之城免於難也屬以少陽之任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尚書曰稼穡者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民之所依怙之也余每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斬昊

已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秉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尒

唐太宗帝紀新舊唐志並四卷賈行注十舊唐書解宗本紀有書十公題前注是唐時已有一注蓋從目書錄解題並稱一卷郡齋豈為本注之本至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則頗失闕佚其半四庫著錄係從永樂大典本抄出有元吳兼跋謂在雲南焚時所得其注文頗繁冗中有引杜篤里祖諫之言則非賈書正注明矣此本分為上下二卷有康平二年立首江匡房跋校記（江氏為日本文章巨族有

江家次第傳世又有貞觀治長寶承安建久承元元仁
皆一家之言也
等題記考廉平三年寄四宋奉宗嘉祐五年
則其根源最古可知其注文簡略要不著姓名亦不
知為賈為韋但以正文攷之則此當是太宗原本
其編輯序文題御製與太興本遂唐太宗文皇帝撰
者不同[illegible]又吉中文皇朝稱皆曰余不曰朕四[illegible]民字治
字皆不避[illegible]
數為其訛俗枝葉扶疏天典本誤扶為不子弟至一尸
之民天典本誤扶尸之人設令難教天典本誤令為今宜
其不遠天典本誤不為宗[illegible]之以明法之又德天典本誤
四字作寄之以德寄官[illegible]
誤作有官為者不可損以賊職而下既者非臣而授官臣者
之而受職二句納諫篇折樽壞疏天典誤壞為懷注

帝範上

君體篇

求賢篇

納諫篇

建親篇

審官篇

去讒篇

者邀不知壞疏是用說苑師伊投瑟撞疏事去讒篇
宣王侯月而不知大典本誤宣王為宣一誠屋篇[illegible]
民財遺誤作人才遺務農篇衣食之例底[illegible]
王誤底為右欲證其誤證為止國武篇[illegible]
誤底為亟此字天典[illegible]

無別此本卑
特元脩以來不
見立大典本作
注者所不見也

臣展其易誤臣易知是皆深祇頌也而大典本注者不
能訂正臣望文生義而不顧其安又此書每二節一段
結數大典本注者[illegible]其所皆以本篇文曲解之[illegible]
節引[illegible]却也[illegible]却也[illegible]表置却恒夫人日主事
大典本注[illegible]知其[illegible]公去國而方恨是用宋略[illegible]
大典本注誤引書略公失國事又[illegible]見方恨與[illegible]
事不合以下一段方為不而不知上文初有千臣尤多[illegible]
凡此皆大典注者之[illegible]
他文字異同亦此本為長[illegible]別[illegible]校九記[illegible]知此書時
附注 日星別藏高野山古鈔[illegible]老子與此同
去一原本者異同[illegible]

君體篇

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
岳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illegible]繫
曰日月之道真明者王弼曰真者正也一也
孔穎達曰日月照臨之道以貞正得一而為
朗也億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
足以羨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无以
致遠非慈享無以懷民撫九族以仁尤傳桓六年杜
曰父族曰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母昆弟適
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

子ノ為ニ一族ノ之子女ノ適ノ人者與其ノ子為ニ一族ト母族之三母ノ父ノ姓為ニ一族ト母族ノ姓為ニ一族ト妻族二妻ノ族ノ女ノ昆弟適ノ人者為ニ一族ト妻ノ姓為ニ一族ト妻族ノ之父父ノ姓為ニ一族ト妻ノ姓為ニ一族ト

禮奉先思孝處後思恭頌已勤勞以行德義

此為君之體也

建親篇

夫六合曠道大寶重任曠道不可以偏制故與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以獨居故與人共守之是以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安危同力盛衰一心遠近相持親疎兩用則并兼路塞逆節不生昔周之興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內有晉鄭之輔左傳僖廿四年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鄭有平惠之勳杜預曰平王東遷鄭虢是輔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外

有魯衛之虞（論語孔子曰魯衛之政如兄弟鄭玄注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
幷周公康叔既爲兄弟）故卜祚靈長歷年數百秦之季
棄淳于之策納李斯之謀不親其親獨智其
智顛覆莫待二世而亡斯豈非枝葉扶疏則
根柢難拔股肱既隕則心腹無依者哉漢祖失
初定關中戒亡秦之去策廣封壹親遺於古
制大則專都偶國小則跨郡連州末大則危
尾大難掉六王懷叛逆之志（韓魏燕趙齊楚等王）七國
受鈇鉞之誅（漢書景帝紀曰二月壬午晦有蝕之諸侯叛破七國斬首十餘万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燕王遂齊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質之誅也鈇椹也質也說文曰斧破也鈇万于反鉞禹月反斧也）此皆地廣兵強積勢之所致也魏武
創業暗於遠圖子弟無一戶之民宗室無立
錐之地外無維城以自固內無磐石以爲基
（漢書文帝紀曰高帝王子弟地大互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遂乃委器保
於他人社稷亡於異姓故諺曰流盡則源竭

條落則根柢此之謂也夫封之太強則爲噬臍之患左傳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而享之雖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也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隆由此而言莫若衆建宗親而以力使輕重相鎮知陳之反安危也重重也厭去也憂樂是同則上無猜忌之心兼才反疑也懼也恨也下無侵寃之慮此封建之鑑也斯二者安國之基君德之弘唯資博達設令懸裁以術化民應務適時以道制物術以神隱爲妙道以光大爲工括蒼旻以體心古集反結也紒束也塞也則民仰之而不測苞厚地以爲量則民循之而無端蕩々難名宜其不遠且敦穆九族放勲流義於前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放勲欽明孔安國曰勲功也欽敬也言克放勲於上世之功化也克諧丞々重華蓋舉於後確書曰衛有人方面衛重華曰衛々有眉重華舜目重童子也重童子因以爲名所以生者也無以奸破義無以疎間親察

之以明撫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肉無虞良
爲美矣

求賢篇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
治故堯命四岳書典曰義仲義叔和仲
和叔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義
氏和氏世掌天之官四岳
義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舜舉八元左傳文
十八年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民謂之八元注曰
元善以成恭巳之隆用贊欽明之道士之居世
賢之立身莫不戢翼隱鱗俟風雲之運懷奇
蘊異思會遇之秋是以明君傍求俊乂博訪

英才搜揚仄陋尚書舜典曰虞舜仄微孔安國曰側陋也庄棘反也
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而束反恥也汙也惡也
首伊尹有辛之媵臣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
屬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也呂望渭濱之賤老叟吾困於
縲紲左傳莊公九年曰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
也請君許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致
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及堂阜而說也韓信弊於逃亡漢書曰及項梁度淮
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
策干項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去楚歸漢未
得知名滕公言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
之也數與蕭何等已數言
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失不及以聞自追之
有言上曰丞相何失上恐如失左右手居
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非敢亡者耳上曰追亡者誰也
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
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如信國士無
雙也然而商湯不以鼎俎為羞姬文不以屠釣
為恥卒能獻規景亳尤傳昭公四年曰商光有景亳之會也
啓殷朝執旄牧野會昌周室齊成一匡之業
實資仲父之謀漢以六合為家寔賴淮陰之

策故舟航之絶海也必假橈檝之功上如紹反小檝也下子葉反立反也所以推船也黄帝刳木爲檝也鴻鸞之凌雲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治國也必籍臣弼之資故求之斯勞任之則逸雖照車十二宋記曰齊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一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渡河吾臣有史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則道不拾遺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慙不懌而去也

黄金累千楊泉物理論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賢豈多士之隆一賢之重此求人之貴也

審官篇

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故明王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爲轅曲者以爲輪長者以爲棟桴短者以爲拱桷（下八古學ノ反榱也介雅ニ榱謂之桷也大者謂之榱也桷ハ榱ニ於地ニ所繫ル牛ヲ也）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

任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然則烹牛之鼎不可處以烹雞（呂氏春秋曰烹牛之鼎以烹雞多斗之則滊不可食火斗之則雞不熟之下月反字書墜也沒也）捕鼠之狸不可使之搏獸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智有長短能有巨細或充百而尚小或統一而已多有輕材者不可委以重任有芳智者不可責以大功君擇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職則委任責成不勞而化此設官之審也斯二者治亂之源也立國制人資股肱以合德宣風導俗俟賢明而寄心是以列宿騰天助陰光之夕照百川決地添溟渤之深源以海月之凝朗猶假物而爲大況君人御下統極理時獨運方寸之心以括九區之內不資衆力何以成功必須明職審賢擇才分祿得其人

則風行化洽失其用則虧教傷民書曰則哲
唯難尚書咸乂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
吁咸若皆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可慎也

納諫篇

夫王者高居深視聰明塞爲反鍵也壞也損也
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莫補所以設鞀樹
鞀南子曰角門設鞀以待四海之士曰謂
不宿人以獄訟押鞀也漢書曰古之治天下
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也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忠
正之詭言之而是雖在僕隸芻蕘猶不可棄
言之而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議可
觀不責其辨其理可用不責其文至若折檻

壞疎漢書云朱雲字子遊魯人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上不能匡主下无益民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人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訟上使御史繫檻抗之說死曰師經皮毳而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死取見違師經皮毳而撞文侯不中之疏潰之文侯使提師經下堂寺師曰臣可得一言而死文侯曰可師經曰堯舜之君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君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擇之補疏以為誠疏也者窓也

之以作戒引裾却座帝幾樣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卜居河南時民飢群司以為不可帝意甚盛毗與朝臣求見帝知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徙士家計安出帝曰卿言我從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患也不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袂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待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隨其事上幸上林皇后嗔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即表蓋却慎夫人不肯坐上怒起盎曰前說曰臣聞之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合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家牛於是上迺說入讀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也

之以自非故忠者瀝其心理撥反蒼頡篇瀝盡也水下滴瀝也

野主ノ案ニ時ニ賜ヘ餘ヲ歷ヲ是ヲ也歷流ス也智者盡其謀臣無隅情於上君能遍照於下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勸者窮之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怒暴虐之心極荒淫之志其爲壅塞無由自知以爲德超三皇材過五帝至於身亡國滅豈不悲矣此拒諫之惡也

去讒篇

夫讒佞之徒國之蠹賊也詩小雅大田曰蟊賊無害毛公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莫後反爭榮華於且夕競勢利於市朝以其諂諛之姿惡忠賢之在已上懷其姦邪之志惡富貴之不我先朋黨相持無深而不入比周相習無高而不昇令色巧言以親於上先意承旨以悅於君是以朝有千臣左傳曰宋北一公出云一曰吾知所以王矣吾朝臣千人畏敬舉事无不曰吾君聖故不聞過是故至於

克明館藏書

此也昭公去國而方悟弓無九石尹文子曰周三石以示左右皆九石宣王弓不過王終身以爲九石豈不悲哉宣王終身而不知以讒間親宋有伊戾之禍左傳襄廿六年曰宋人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使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其外乎對曰小人事君子也愚之不敢遂好之不敢近敬之必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供其外莫供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獻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爲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連欲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大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召太子而以邪敗正楚有郄宛之誅左傳昭廿七年曰楚左尹郄宛敗吳師於鄖吳人乱而還郄宛直而和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郄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氏曰我賤人也无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兵寘諸門及饗日无極謂令尹曰甲兵在門矣將爲子不利且此假也可以得志郄宛聞之自殺也令尹炮之盡滅郄氏之族也斯乃暗主庸君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可泣冤故蕕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新侯之危也斯二者皆明之本也砥礪行莫尚於忠言毀德敗心莫逾於讒佞今人顏貌同於目際

克明館藏書

猶不自瞻況是非在無形奚能自覩何則鍋其容者豈能窺於明鏡脩其德者不如訪於哲人拒善自愚何迷之甚良由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彼難受者藥石之苦喉也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也（左傳閔元年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雌曰陰諸度志曰鴆鳥形似鴟大如鴉毛黑嘴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諸云鴆鳥食毒以羽翮攪酒水中）故明主納諫病就苦而能消瘠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殞可不誡哉

帝範上之終

克明館藏書

克明館藏書

帝範下

克明館藏書印

崇儉篇

務農篇

崇文篇

克明館藏書

文軍克明館

帝範下

誡盈篇
賞罰篇
習武篇
崇儉篇
務農篇
崇文篇

内閣文庫

京明館藏書

無度田猶不時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農商之業廢焉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鏤珠玉珍玩黼黻絺繡尚書曰葛巾如此則賦斂重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何對曰盍徹乎周公什一而稅謂之徹也鄭玄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也皇侃曰魯哀公愚闇政苛賦重魯起宣公而十二稅至於哀公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飢國之由於十二故也賦斂重則民財匱民財匱則飢寒之患生焉亂世之君極其驕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緹繡而民褐不全他禮反鄭玄曰綿色也說文帛赤黃也思又反考工記曰畫繪之事五千倫謂之繡也犬馬厭芻豢而人糟糠不足禮記曰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故人裨憤怨上下乖離佚樂未終而頓危已至此驕奢之忌也

崇儉篇

夫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
數智聰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驕人不以
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
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帝王世紀曰堯豈高二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
椽不斲夏服葛冬服鹿裘也大羹不和左傳桓二年臣大羹不致社預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也非憎榮而愚味乃處薄而行儉
故風淳俗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

斯二者榮辱之端奢儉由人安危在己五開
迨開列子曰謂五情慾之開也則令德遠盈千慾內攻則
凶源外發是以冊桂抱蠹終摧曜日之芳朱
火含煙遂鬱凌雲之燄故知驕出於志不節
則志傾慾生於身不遏則身喪故桀紂肆情
而槁結堯舜約己而福延可不務乎

賞罰篇

夫天之育物猶君之御衆天以寒暑爲德君
以仁愛爲心寒暑既調則時無疾疫風雨不
節則歲有飢荒仁愛下施則人不厭弊教令
失度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
疫猋風暴雨摠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則政
有乖違防其心宮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之
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

此亦當作民字

適已而妨於道不加祿焉逆已而便於國不
施刑焉故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
怨上罪之所當也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此賞罰之權也

務農篇

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倉廩實則知礼節衣
食之則忘廉耻故躬耕東郊敬授民時國無
九歲之儲礼記王制曰國无九年之蓄不足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也以此一年
當通得九年也不足備水旱家無一年之服不足禦
寒溫然而莫不帶犢佩牛漢書曰龔遂為太守人有佩劍者教
之云何不賣劍買牛而常佩犢也棄堅就偽堅柯田反固也偽
適曰堅摩而不磷曰堅也求伎巧之利廢農業之基以一

人耕而百人食其爲害也甚於秋螟（七丁反虫食苗心曰螟）莫若禁絶浮華勸課耕織使民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絶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機子育黔黎唯資威惠不可懷也則殊俗歸風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懼也則中華懼軌（徒頰反亦雅懼也郭璞曰即攝也）若履刃而戴雷霆必須威惠並施剛柔兩用盡刑不犯（漢書武紀曰昔在唐虞畫衣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絮著其鼻犯宮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扉大辟者布衣也髕者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扉草屨也）移木無欺（春秋後語曰以公孫鞅爲尤廣長使定變法之令令既備其恐民不信立三丈木於國都市之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其北門者與十金民怪之莫敢從徙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與五十金以明不欺）賞罰既明則善惡斯別仁信並著則遐迹宅心勤穡務農則飢寒之患塞遏奢禁麗則豐厚之利興且君子之化下如風偃草上不節心則下多逸志君

不約已而禁人爲非是猶惡火之燃添薪望止其飲念池之濁撓浪欲證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則人不言而化矣

閱武篇

夫兵甲者國之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民彫邦境雖安忘戰則民殆敢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以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吳越曰昔越王勾踐軾蛙國中之士皆好武勇也卒成霸業徐偃棄武說死曰孫廣子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卅二國盡伏矣王若不伐楚安支徐王曰若信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

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肥也文王遂與師伐徐殘偃王將死矣曰吾達於文德而不明於武備吾好仁義之道而不去詐人之心至於此乎也終以喪邦何則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知弛矢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

崇文篇

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礼禮樂之興以儒爲本弘風道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涉文翰不識智之源然則質蘊吳公千公干反毛詩曰籊籊竹干雅竿謂之籊郭璞云懸衣架也非掎羽不表性懷辨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禮記明堂位孔穎達曰明堂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九室室四尺八謂世六尺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在國之陽三里之外立辟雍禮記王制曰天子曰
辟鄭玄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博覽百家研精六藝
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鑑古今飛英聲騰茂
實光於天下不朽者其唯為學乎此崇文之
術也

斯二者迺為國用至若長氣亘地成敗定于
鋒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時則
貴干戈而賤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塵已滑
偃七德之餘威左傳宣十二年曰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敷九功之大化尚書大禹謨曰金木水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當乎
此際則輒甲冑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捨
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
廢也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安危興廢皆在
茲乎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唯行不易行之可
勉唯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

克明館藏書

聖哲之主豈獨見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
邪徑近而易踐小人昔俯從其易不能力行
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勵其難不能逸居
其易故福慶流之是知禍福無門（左傳曰禍福之所）
（倚福子禍之所伏）唯人耶召欲悔非於既往唯慎過
於將來擇哲王以師與無以吾爲前鑑夫取
法於上僅得爲中取法於中故其爲下自非
上德不可効焉吾在位已來所制多矣奇麗

服翫錦繡珠玉不施於前此非防慾也雕楹
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
鷹鶻無遠必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
亟人勞此非屈己也斯數事者吾之深過也
勿以茲爲是而後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
多矣平定區宇其功大矣益多損少民不以
爲怨功大過微德未以之虧然猶盡羨之蹤
於焉多愧盡善之道顧此懷慙況乏無纖毫

克明館藏書

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善以廣德則業泰
而身安若肆情以縱非則業傾而身喪且成
遲敗速者國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之位也
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帝範之下終

件書上巻云治承本
康平三年五月五日點之札部郎中江匡房
同下巻云四位下左治大輔藤原朝臣大進
康平三年五月六日點之治部少輔江匡房
寛治二年七月十六日於楊梅亭點了尤可
秘蔵而已　藤永實
長寛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　主上已訖
永徳元年十月廿四日　式部大輔藤永範

克明館藏書

兼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讀畢此書奉授
一代聖主昇家之重寶也
從三位行宮內卿兼式部大輔藤永範
建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讀畢此書繼家蹤
已及聖主三代誠是家之秘本也
同十年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藤朝臣光範
兼元二年四月廿三日書寫畢
以正二品尸部永範本移點畢　菅原淳高

元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讀畢
翰林學士菅淳高

克明館文庫印

四庫全書